



創作 蒙 李 因 吳 志 偉
 隊 集 體 蒙 李 因 吳 志 偉
 傳 吳 志 偉
 宣 吳 志 偉
 大 吳 志 偉
 軍 武 鞏

天下無敵

東北新華書店印行

天 下 無 敵

武照題 吳因 李豪執筆
鞏志偉 配 曲

東 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

1 9 4 9、

天下無敵

著 作 者	武照題 吳因 李蒙執筆
	鞏志偉 配 曲
出 版 者	東 北 新 華 書 店
印 刷 者	東北新華書店印刷廠

總店 瀋陽市馬路灣

分店 瀋陽、哈爾濱、長春、大連 齊齊哈爾、
吉林、牡丹江、佳木斯、安東、四平、
錦州、承德、北安、營口、內蒙。

1949、7、初版 瀋、1—5000、

劇名 天下無敵

時間：一九四七年

地點：東北×地

人物：

王德清：我軍×營副連長，僱農出身，一九四〇年參軍（十八歲）現年二十四歲，性耿直，當一件事情他想不通的時候，他會固執於自己的經驗抗拒別人對他提出的意見，一旦自己的經驗或客觀的刺激和啓示，使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，他會毫無忌諱大膽的當衆檢討自己。

他的另一個特點是暴躁，在平時他對戰士們是非常親切的，但在戰場上如果他發現誰『怕死』不敢衝鋒，他會立刻搥他幾槍托，或者狠狠的訓他一頓。他最喜歡勇敢，因為他自己就很勇敢，每次打仗時他總是帶着同志們向前衝殺，所以和他同事多年的趙連長，便成為他心目中最敬佩的人物之一，他向他學習，他學習了他的勇敢也學習了他對黨的無限忠誠，同時也學了他由狹隘經驗中看問題的方法，李家嶺戰鬥後提升為五連連長。

趙金生：五連長現年二十八歲，作戰極為勇猛，身上曾負傷十五處，性暴躁，他的作戰理論是『不怕死』他是王德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，後犧牲。

朱希文：任指導員，現年二十八、九歲，他的性格和正副連長的確是明顯的對照。他『沉着』，『冷靜』，『耐心』，作戰卻又很勇敢，是一位極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員。

李振海：三班長，二十三，四歲。僱農出身，一九四三年於山東參軍。一個子有力氣，打仗時動作敏捷勇敢搶先，經過大小戰鬥三十多次，沒有負過傷，有較豐富的作戰經驗。

劉正：貧農出身，較直爽，二十歲左右。是李家嶺戰鬥五連一排只剩下四個人中的一個。

何貴全：年歲較長，約二十五、六，由於過去說過書，所以每當別人談問題時，他總喜歡用自己最熟習的三國演義，潛水……中的事件和人物旁證某件事情，做為自己對問題的見解部份根據。在人的印象中，是個吊兒郎當的傢伙，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。李家嶺戰鬥，一排剩下四個人中的一個。

胡秉林：二十四、五歲，僱農出身，勇敢耿直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：我是砲筒子一個，心裏不存事，有事一股烟冒出來就完了，是李家嶺戰鬥一排剩下四個人中的一個。

秦副營長：二十七、八歲，精幹，遇事沈着，冷靜，多考慮與王德清同事多年，後提升為團參謀長。

一排長：二十二、三歲，貧農出身。

通訊員：甲，乙。

衛生員：

師首長：即我軍×師師長。

女護士：

聯中慰勞隊七、八人（內有較長者一人，拉提琴的一人，吹口琴的一人）

我軍戰士若干：小地豆子，張永祿A B C D E E G H……

蔣匪指揮官：

蔣匪士兵多人：

劇名 天下無敵

時間：一九四七年

地點：東北×地

人物：

王德清：我軍×營副連長，僱農出身，一九四〇年參軍（十八歲）現年二十四歲，性耿直，當一件事情他想不通的時候，他會固執於自己的經驗抗拒別人對他提出的意見，一旦自己的經驗或客觀的刺激和啓示，使他認識到自己的錯誤時，他會毫無忌諱大膽的當衆檢討自己。

他的另一個特點是暴躁，在平時他對戰士們是非常親切的，但在戰場上如果他發現誰『怕死』不敢衝鋒，他會立刻搥他幾槍托，或者狠狠的訓他一頓。他最喜歡勇敢，因為他自己就很勇敢，每次打仗時他總是帶着同志們向前衝殺，所以和他同事多年的趙連長，便成為他心目中最敬仰的人物之一，他向他學習，他學習了他的勇敢也學習了他對黨的無限忠誠，同時也學了他由狹隘經驗中看問題的方法，李家嶺戰鬥後提升為五連連長。

趙金生：五連長現年二十八歲，作戰極為勇猛，身上曾負傷十五處，性暴躁，他的作戰理論是『不怕死』他兄王德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，後犧牲。

朱希文：任指導員，現年二十八歲，他的性格和正副連長的確是明顯的對照。他『沈着』，『冷靜』，『耐心』，作戰卻又很勇敢，是一位很有才能的政治工作人員。

李振海：三班長，二十三、四歲。僱農出身，一九四三年於山東參軍。一個子有力氣，打仗時動作敏捷勇敢搶先，經過大小戰鬥三十多次，沒有負過傷，有較豐富的作戰經驗。

劉正：貧農出身，較直爽，二十歲左右。是李家嶺戰鬥五連一排只剩下四個人中的一個。

何貴全：年歲較長，約二十五、六，由於過去說過書，所以每當別人談問題時，他總喜歡用自己最熟習的三國演義，潞水……中的事件和人物旁證某件事情，做為自己對問題的見解部份根據。在人的印象中，是個吊兒郎當的傢伙，實際上並不完全如此。李家嶺戰鬥，一排剩下四個人中的一個。

胡秉林：二十四、五歲，僱農出身，勇敢耿直，正如他自己所說：我是砲筒子一個，心裏不存事，有事一股烟冒出來就完了，是李家嶺戰鬥一排剩下四個人中的一個。

秦副營長：二十七、八歲，精幹，遇事沈着，冷靜，多考慮與王德清同事多年，後提升為團參謀長。

一排長：二十二、三歲，貧農出身。

通訊員：甲，乙。

衛生員：

師首長：即我軍×師師長。

女護士：

聯中慰勞隊七、八人（內有較長者一人，拉提琴的一人，吹口琴的一人）

我軍戰士若干：小地豆子，張永祿 A B C D E E G H……

蔣匪指揮官：

蔣匪士兵多人：

第一幕（一、二、三場）

第一場（行軍）

（風雪交加）（音樂伴奏）（第一曲）

（×村村口一座破舊的房舍的背影，幾棵小樹圍繞着它，屋頂上和樹枝上厚厚的鑲着白雪。）

（啓幕咆哮的風聲裏傳來雄壯的歌聲由遠而近）

（第二曲）（戰士唱行軍歌）

唱：不怕北風刺骨寒，

不怕冰呀雪呀臘月天，

我們是百戰百勝的常勝軍，

在林總意志下勇往直前，

大步向前進，大步向前趕，

踏破萬里平原，

越過重重高山，

打他個運動戰；

打他個殲滅戰，

要把蔣匪乾淨澈底消滅完。

（休息號聲）（後台聲）休息啦！（接着一片嘈雜聲）

連長聲音：三排在那邊休息！二排到那邊那個馬架去休息（上）

一排就在這裏休息。（較高聲）副連長（應聲）你告訴一排長讓他們在這裏休息！

（後台聲：三排這邊，二排這裏）

（較近的聲音：一排這兒來！）

(一排長聲音：二班長你在那裏休息！)

(一部份戰士魚貫而過)

戰士一：連長我們在那裏休息？

連：在那邊，(戰士下)一排長，通知各班，誰餓了就吃些乾糧，在村口放個哨！(下)

(戰士A、B、C、D，劉正，何貴全，張永祿，披偽裝衣上)

(戰士B有點肚痛)

劉正：來吧！就在這房背後歇一歇！這裏避風！

何：今兒個天氣可真涼快，鼻子尖都凍紫啦！

(一拐一拐上)(王副連長背着二支大槍上)

王：找個房子嘛！別在外邊休息！（看了看）這房子裏沒有人吧！老鄉！老鄉！

通：副連長，連部在這個房子裏休息，你進去吧！

王：屋子裏頂整氣啦！外邊多痛快，(對B)張魁！去到屋子裏去休息。

B：沒啥！在外邊行。

王：扭捏什麼？去！進屋去吧！痛快點，(對大家)你們誰想暖和暖和就進去！何貴全，你的腳不是壞了！去進去拾掇拾掇吧！

何：不，我就在這行啊！（何正在脫靴鞋）

劉：這算啥！那年冬天日本鬼子把我抓到鶴立崗煤礦挖煤時，穿着破布片渾身肉都凍青了，這麼嗒穿這麼厚，一樑槍子也打不透，還能凍着？(衆應聲：那可不是哩！)

王：劉正有種！

劉：丟種就不會參加革命（笑）。

B：副連長！把我的槍給我吧！

王：你去休息去，槍我給你抗着，你不是肚子痛麼？

B：疼了一會現在好了！

王：你這是什麼病，剛才還疼的嘰嘰哇哇的叫喚，一下子就好啦？

B：剛才路上濕的厲害，我抓了兩口雪吃，肚子就痛了！我用手捂了一捂肚子咕嚕了一陣，放了兩個屁就好啦！（樂笑）

王：去！還是到暖炕上捂捂在外面風一吹又該痛的叫喚啦！

B：好啦！把槍給我吧！

王：（開玩笑的）你不去？不去我又該播你啦！去不去？（欲打）

B：去！去！去！（嘻嘻哈哈跑下）

王：他肚子一痛就不挑皮啦！（掏烟）誰有火呀？我這有烟絲！好煙絲！

劉：副連長什麼好煙絲？

王：別問，沒有洋火就沒有發言權，拿出洋火來就有烟抽。

劉：有！我有洋火。（掏出洋火來）

A：我這有紙！（將裁好的紙拿出來大家圍上去）

王：你們瞧瞧這煙絲。

劉：這不是上次慰勞的煙絲？

王：對啦！哈爾濱慰勞的煙絲，我沒抽，專留着打仗時候抽哩！

（大家七手八腳的捲着煙）

（李振海上）

何：（修理鞦韆）副連長給我捲一根！

劉：你自己過來捲吧！

何：不行！你看我把鞦韆脫了嗎？

王：（將捲好的煙扔給他）給（對李）三班長！別叭噠你那煙鍋啦！捲着抽咱這煙絲吧！

李：對！來一根！（捲煙）

劉：（狠狠的吸了一口）這煙絲是過癮，一口頂老雙子煙好幾口。

衆：是帶勁，噴香。

王：小地豆子，抽一根吧！

陳：我不抽。

王：來抽一口吧，行軍時候，抽口煙勁才足呢！

劉：行軍抽煙就是能提神。

王：（對何）你還沒拾掇好？（將何貴全的靴靸提起來摸）看！
你這靴靸草就沒墊好像塊錢疙瘩，走路能不便腳，撕開搞得
舒服點。

何：鞋底磨透啦！靴靸草都凍到一塊去啦，絮不開。

王：給我（副連長撕了撕也沒撕動）算了！通訊員！（通上）把
我那雙棉皮鞋拿來（通將鞋給王）先穿上，到宿營地再收拾。

何：不要！我能對付到宿營地！

王：同志！不是光讓你到宿營地；到了那裏還要打仗，腳壞了就
衝不垮敵人了。

何：那就把這靴靸草扔了，絮些布。

王：扭扭什麼？你是大姑娘？穿上（何穿上）這多痛快。

劉：副連長吃乾糧吧！

王：我不吃！你吃吧！喂！劉正！你可別盡着你那大肚子吃！平
時餓點肚子沒關係，打仗時候要是沒有乾糧那就該倒霉啦，
衝鋒時候乾糧是把火，不吃腿哆嗦，吃一口渾身都有勁，對
不對？

劉：（一邊吃着——邊答應）對！對！

何：（穿上副連長給的棉皮鞋）這一下子可痛快啦！副連長！把
槍給我。

王：我拿着吧！你腳上不是有泡啦！

何：我能行啦！腳上是個小泡！現在不礙事啦！

王：（槍給何）你可不准掉隊。

何：放心，掉不了隊！

（後台哨聲，喊各排打水啦！）（王欲下）

劉：副連長！我去吧！（衆欲去被王阻住）

王：你們歇着吧！我去，今天走一天，明天就有大仗等着咱們呢！（王下）

衆：咱們副連長真行，啥事都替大家想。

Ｃ：（有所感）我還沒解放過來時候，在那邊別說跟連長，就跟班長說句話，淨身肉都哆嗦哩！到這邊來以後，連長指導員一點架子也沒有就跟親兄弟一樣。

Ｂ：咱們這講的是平等嘛！

Ｃ：就是嘛！在那邊過一天比過一年還難受；在這裏三個月一幌沒咋的就過去啦！我剛參加咱們隊伍就病啦，連長，指導員、副連長、排長，天天看我，就像我爹媽一樣那麼冷的天，副連長沒被子蓋，還把他的大衣給我蓋！

陳：你們忘啦！今年三月打孤家子，河裏還有冰碴呢！咱們連長副連長，光着腳背病號。

衆：那還能忘了？沒個忘！

Ｂ：咱們連隊首長打仗也是好樣的。

衆：那可不是；打仗才是好樣的呢！

何：那一個都頂得上當年常山趙子龍。

Ｂ：趙子龍能跟咱們連隊首長比？

劉：咱們副連長一打起仗，可是真兇，眼睛珠直往外冒。

何：那可不是，咱們副連長，平時的時候說啥都行，啥也不在乎，對同志們比親兄弟還親，到戰場衝鋒的時候那眼睛裏都冒火，誰要是『怕死』『裝熊』他真拿槍托子擡你！

劉：『怕死』不拿槍托子擡你咋着，連長副連長不是常說怕死的人就不能革命。

何：你成心抬價是咋的，我是說咱們連長副連長平常時候對同志們好，打仗的時候，不怕死，誰要怕死就不行，我這話還有錯。

劉：嘖！我也是這意思麼！不怕死就是有種的，嘿！咱們連長副連長可真有種，你們說那一次打仗不是帶頭往上衝。

C：在國民黨那邊當官的抱着小老婆在後面睡覺，頂砲眼的是咱們當弟兄的，一衝鋒時當兵的在前面，他們鑽到後面，誰不上去就拿衝鋒槍鄙鄙鄙。

陳：臭姑姑還能跟鳳凰比，他們就不能跟咱們比，咱們是給窮人幹事，他們是給蔣介石賣命的。

何：嘿！小地豆子，這話說的順耳。

劉：我對咱們連長副連長打仗那股勁是從心眼裏服啊！每回他們講話，我可是注意啦，一個字一個字都刻在心裏，永遠沒個忘。

B：你記咱連長和副連長的那些話給咱們說說！

劉：那還用記順口溜就出來啦，聽着（第三曲）

（唱）爲窮人；幹革命，勇敢就能打勝仗。

（白）對不對？（衆）對！

（唱）爲了黨，爲階級，流血犧牲也應當。

（白）對不對？（衆）對！還有啥？

（唱）戰場上那一個裝熊怕死就不讓。

（唱）戰場上要勇敢七哩咪嚟一齊上。

（白）多咧！我一下也想不起來，反正是打蔣介石，打反動派就要勇敢不怕死，能衝能殺就行，你們說對不對呀？

衆：對！

劉：（阿Q式）這不是吹吧！

何：嘿！你比諸葛亮的腦子都够用！

B：嘿！你不怕把天吹塌啦！

李：要是敵人的火力強，有強固的工事咱們光憑不怕死，能衝能殺那是八字的一撇，還有一撇就是要有計謀要智勇雙全才能打勝仗。

何：對啦，呂布就是有勇無謀，虎牢關，張飛，劉備，關公三個人都沒有打過他，後來……

劉：去個奶奶的吧。人家說啥，你扯啥？又把你的三國演義搬出來啦，知道你說過幾天書，行了吧！

何：唉，將古比今嘛，現在人家哈爾濱還演水泊梁山呢！就拿李逵……

劉：算了，你又扯到那去啦，牛頭不對馬嘴，人家說東京樓子你說西京猴子，人家說連長，你就扯上個呂布李逵，啥玩藝！

何：那是打比方嗎！

劉：那能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，咱們連長副連長是共產黨員，呂布李逵是個啥黨員。

何：嘖！你這是成心抬槓嘛！（衆笑）

劉：我聽說咱們連長副連長從前在關裏抗日的時候就是能够打哩，衝鋒號一響，嘩啦一下衝上去啦，別看日本鬼子有飛機大砲支着，要拿他那個砲樓就拿那一個……（忽然想起）對啦，三班長在關內抗日時節咱們連長副連長當排長的時候你不是當戰士？

李：是呀！

劉：你們那時候在那一部份？

李：一一五師老六團。

劉：對啦，一一五師是咱們林總司令的師長吧？

李：對啦！

劉：那隊伍真能打哩！我聽連長講，在山東日本鬼子一聽說一一五師老六團吓的直往濟南城裏竄。

何：濟南？對啦，濟公就在濟南，濟南我去過。

劉：去你個屁的吧！你又來了！

A：對啦！現在是休息嘛！讓咱們說書的掌櫃的說一段濟公傳吧！同意不同意？

B：說一段水滸吧，同意不同意？三國演義吧！

陳：噠；不給那月趕玩藝。

劉：現在休息嘛，大家解解悶嘛！

衆：同意，同意；說個三國演義吧！

A：來，呱唧呱唧！（大家鼓掌）

劉：（向左右喊）嘿！來！來！來！說書掌櫃的開講啦。

何：別，別，別，（這時有的戰士陸續的上）

A：你看不讓你說你搶着說，讓你說又裝新媳婦啦，你是誰家的新媳婦？

衆：來一段吧，來吧！來吧！嘿嘿！那麼個揆像還裝媳婦哩！

（何貴全趁大家不防跑下，陳、劉等追下去，其他人議論紛紛）（副連長提水上）（第四曲）

（唱）大風雪十月天，

喝一口開水能解寒，

行軍走了六十里，

同志們個個是好漢，

你幫我，我幫你，

幹部個個做模範，

我這裏提來水，

爲大家解渴，

心喜歡。

來！喝水吧！馬上就要出發啦（大家喝水）

（衆擁何貴全上）

A：何貴全來吧！擺啥譜呢？

王：幹什麼？

A：讓何貴全說段三國演義。

衆：來吧，扭捏啥？別害臊，豬鼻子裏插大葱還裝象啦！來吧。

何：來就來，我提個意見，我喝口水讓副連長先唱個歌怎麼樣！

海：行！行！來副連長來一個！

王：別扯啦！人家叫你唱嗎？你又推到我身上來啦！

何：你唱一個歌我就說。（高聲）副連長來一個！

衆：來一個！

何：副連長！

衆：來一個！（衆鼓掌）

王：咱們幹事就痛快，對！來一個就來一個，這還是前幾年在關裏學的一個歌，名字叫勇猛歌，記不全啦！

衆：記得幾句唱幾句。

王：（唱）衝衝衝大家向前衝，

那怕什麼飛機大炮轟。

算忘了！（衆掌聲）何貴全看你的啦！

何：咱也是講個痛快，給你們說段三國演義，名叫劉、關、張，虎牢關前三戰呂布。（咳咳嗓子）（喝水）（拉長調子）話說小呂布手執方天畫戟跨下赤兔馬……（出發號聲）

王：出發了，準備走！

A：何貴全該你走紅運。（第五曲）

（衆笑下）（唱行軍歌）二道幕落

第二場（熊戰士）

（稀疏的槍聲）（二道幕前）（王德清）

（第六曲）

（唱）天剛亮跟敵人接上火，

槍砲聲沒有斷打了一整天，

到現在還沒有結束戰鬥，

王德清我心裏實在發煩。

趙連長到營部領受任務，
不知道爲什麼還不回轉，
我愈想心裏頭愈是着急，
到現在爲什麼還不動手幹。

（白）從天亮打到天黑，也沒有解決戰鬥，真叫人惱火透啦。上級命令沒下來，趙連長到營部請示還沒回來，到底現在爲什麼還不動手，真叫人摸不透。（頓）要依我的意見現在趁天黑一股勁衝上去，鐵打的砲樓也給他拿下來啦！（頓）今天白天同志們打得都很帶勁，够得上勇敢啦，就是七班的張文祿，胡秉林在接敵前進的時候停止了，咱們鋼鐵連，就不能有一個怕死的膽小鬼，這不是丟咱們鋼鐵連的稱號。我氣壞了，播了他們兩槍托，現在趁仗沒打響的時候，我找他們好好教育批評他們一頓。（對內）通訊員叫三班長和張文祿、胡秉林三個人到我這裏來。

（二道幕開）（極簡單的內景，放一張桌子，桌上有鐵壺和水碗，兩個凳子不規則的擺着）

（唱）第三連，同志們都是猛虎，

戰場上逞豪強，殺聲震天；

沒想到出現了兩個怕死鬼，

這真是給五連丟盡了臉。

（捲了一支烟吸着用力的噴了幾口）

（三班長李振濤，張，胡上）

聲：報告！

王：進來！

（三人敬禮）

王：（對胡劈頭一句）你們說你們是怎麼參加革命的！

胡：我是去年年底，由家裏自願參加咱們隊伍的。

張：我是今年正月自願參加革命。